

蒙求

中

88
又符 8
1943
2



又8
1943
2 特



一 史丹青蒲 二 張湛白馬 三 隱之感鄰 四 王脩輓社
 五 阮放八雋 六 江泉四凶 七 華歆忤旨 八 陳羣覺容
 九 王濟懸刀 十 丁固生松 十一 姜維膽斗 十二 盧植音鐘
 十三 桓溫奇骨 十四 鄧艾大志 十五 楊脩捷對 十六 羅友默記
 十七 杜康造酒 十八 蒼頡制字 十九 樗里智囊 二十 邊韶經笥
 二十一 滕公佳城 二十二 王果石崖 二十三 買妻耻黜 二十四 澤室犯齋
 二十五 馬后大練 二十六 孟光荆釵 二十七 顏叔秉燭 二十八 宋弘不諧
 二十九 鄧通銅山 三十 郭况金穴 三十一 秦彭攀轅 三十二 侯霸卧轍
 三十三 淳于炙輶 三十四 彥國吐屑 三十五 太真玉臺 三十六 武子金埒
 三十七 巫馬戴星 三十八 宓賤彈琴 三十九 郝廣留錢 四十 雷義送金
 四十一 逢萌挂冠 四十二 胡昭投簪 四十三 王喬雙鳧 四十四 華佗五禽
 四十五 程邈隸書 四十六 史籀大篆 四十七 王承魚盜 四十八 丙吉牛喘
 四十九 賈琮褰帷 五十 郭賀露冕 五十一 馮煖當熊 五十二 班女辭輦
 五十三 王充闕市 五十四 董生下帷 五十五 平叔傅粉 五十六 弘治凝脂

家

一

五七揚寶黃雀五八毛寶白龜五九宿瘤採桑六深室憂葵
六一章賢滿籬六二夏侯拾芥六三阮簡曠達六四袁耽俊邁
六五蘇武持節六六鄭眾不拜六七郭巨將坑六八董永自賣
六九仲連蹈海七十范蠡泛湖七一文寶緝柳七二溫舒截蒲
七三伯道無兒七四嵇紹不孤七五綠珠墜樓七六文君當壚
七七伊尹負鼎七八甯戚扣角七九趙壹坎壈八十顏駟蹇剥
全龔遂勸農全一文翁興學八三晏御揚揚八四五鹿嶽嶽
八五蕭朱結綬八六王貢彈冠八七龐統展驥八八仇覽棲鸞
八九葛亮顧廬九韓信舛壇九王哀柏慘九二閔損衣單
九三衆恬製筆九四蔡倫造紙九五孔伋緼袍九六祭遵布被
九七周公握髮九八蔡邕倒屣九九王敦傾室百紀瞻出妓
百暴勝持斧百張網理輪百靈運曲笠百林宗折巾
百屈原澤畔百漁父江濱百魏勃掃門百潘岳望塵
百京房推律百翼奉觀性百甘寧奢侈百陸凱貴盛

百于木富義百於陵辭聘百元凱傳癖百伯英草聖
百馮異大樹百千秋小車百漂母進食百孫鍾設瓜
百壺公謫天百薊訓歷家百劉玄刮席百晉惠聞蟻
百伊籍一拜百鄺生長揖百馬安四至百應璩三入
百郭解借交百朱家脫急百虞延刻期百盛吉垂泣
百豫讓喬炭百鈕麀觸槐百阮孚蠟屐百祖約好財
百初平起石百左慈擲杯百武陵桃源百劉阮天台
百王儉墜車百褚淵落水百李倫錦障百春申珠履
百甄后出拜百劉楨平視百胡嬪爭樗百晉武傷指
百石慶數馬百孔光溫樹百崔湯隱操百許詢勝具
百優旃滑稽百落下歷數百曼容自免百子平畢娶
百師曠清耳百離婁明目百仲文照鏡百臨江折軸
百纒巴喫酒百偃師舞木百德潤傭書百君平賣卜
百叔寶玉潤百彥輔冰清百衛后髮鬢百飛燕體輕

頁九玄石沉酒 頁十劉伶解醒 頁十一趙勝謝覽 頁十二楚莊絕纓
頁十三惡來多力 頁十四蜚廉善走 頁十五趙孟疵面 頁十六田駢天口
頁十七張憑理窟 頁十八裴頠談藪 頁十九仲宣獨步 頁二十子建八斗
頁二十一廣漢鈎距 頁二十二弘羊心計 頁二十三衛青拜幕 頁二十四去病辭第
頁二十五鄺寄賣友 頁二十六絕信詐帝 頁二十七濟叔不癡 頁二十八周兄無慧
頁二十九虞卿擔簦 頁三十蘇章負笈 頁三十一南風擲孕 頁三十二商受勸涉
頁三十三廣德從橋 頁三十四君章拒獵 頁三十五應奉五行 頁三十六安世三篋

新刊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中

史丹青蒲

張湛白馬

前漢史丹字君仲魯國人元帝即位為侍中時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上寢疾皇后太子皆憂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間獨寢時直入卧內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主愛幸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見丹涕泣言又切至大感曰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太子由是為嗣成帝立累遷左將軍

後漢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幽室必修整遇妻子若嚴君在鄉黨詳言正色二輔以為儀表人或謂湛為偽詐湛曰人

長安
三輔
馬
京兆

元帝子
王
陶
定
共
王
有
材
藝
子
母
俱
愛
幸
而
太
子
頗
有
酒
色
之
失
母
王
皇
后
無
寵
上
寢
疾
皇
后
太
子
皆
憂
丹
以
親
密
臣
得
侍
疾
候
上
間
獨
寢
時
直
入
卧
內
伏
青
蒲
上
涕
泣
言
曰
皇
太
子
以
適
長
立
十
餘
年
名
號
繫
於
百
姓
天
下
莫
不
歸
心
臣
子
見
定
陶
主
愛
幸
道
路
流
言
以
為
太
子
有
動
搖
之
議
審
若
此
公
卿
以
下
必
以
死
爭
不
奉
詔
臣
願
先
賜
死
以
示
羣
臣
天
子
素
仁
見
丹
涕
泣
言
又
切
至
大
感
曰
皇
后
謹
慎
先
帝
又
愛
太
子
吾
豈
可
違
指
太
子
由
是
為
嗣
成
帝
立
累
遷
左
將
軍

建武
後漢
年号

皆詐惡我獨詐善建武初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輒
陳諫常乘白馬上每見輒言曰馬生且復諫矣及郭后廢稱
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帝強起之為大司徒湛自陳疾篤遂罷

隱之感鄰

王脩輟社

晉書王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
冠而介立有清操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為之流涕事
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賢
明婦人每聞其哭輒餐投筋為之悲泣謂韓康伯曰汝若居
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廣
州珍異所出前後刺史多贖貨朝廷欲革其弊以隱之為刺
史州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
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
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後致仕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

三四廿八內

魏志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求
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為之罷社後太祖破南皮閱
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辟
為司空掾遷魏郡太守為治抑強扶弱百姓稱之

阮放八僮

江泉四凶

晉書羊曼字延祖少知名歷晉陵太守任達頽縱好飲酒温
嶠吏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阮放
為宏伯桓彝為方伯胡毋輔之為達伯下畫為裁伯蔡謨為
朗伯阮孚為誕伯劉綏為委伯而曼為黠伯凡八人號兖州
八伯蓋擬古之八僮也曼弟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
其此庸先是兖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
大鴻臚
江臬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為菜伯散騎郎
張嶷以狡妄為猾伯而聃以狠疾為瑣伯蓋擬古之四凶也

家來卷中

三

七 華歆忤旨

八 陳羣感容

華僑譜序曰文帝受禪朝臣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徙為司徒而不進爵帝久不釋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悅喜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帝大悅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明帝時進拜太尉世說曰文帝受禪陳羣有覺容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進同空錄尚書事初羣為兗時祖父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矣博物志曰大丘長陳寔寔子鴻臚卿紀紀子同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為之語曰公慙卿慙長慶或作慙

九 王濬懸刀

十 丁固生松

晉書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博涉墳典疎通亮達恢廓有木志常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欲使容長戟播旌象咸笑之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望風引去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殺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夜夢懸三刀於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意甚患之主簿李毅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遷益州刺史後再刺史益州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舫以木為城起樓櫓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拜龍驤將軍監軍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濬自發蜀兵不血刃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孫皓降濬解縛受璧焚糧送于京師以功封襄陽縣侯累轉撫軍大將軍卒謚武

陳寔子陳紀
陳寔子陳羣
陳寔子陳泰

具志丁固仕孫皓為司徒良錄曰初固為尚書夢松生其腹
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后十八歲吾真為公平卒如夢焉

姜維膽斗

盧植音鐘

蜀志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與費禕共錄尚書事加督中外
軍事遷大將軍整勒戎馬出戰屢為魏將鄧艾所破及後主
降維投戈放甲請鎮西將軍鍾會會厚待之步則同轡坐則
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各士公休大初不能勝
也會既構鄧艾因謂維等請成都自稱益州牧欲授維兵五
萬人使為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世語曰維死時見剖
膽如斗大
後漢盧植字子幹涿郡
隊人音聲如鐘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不
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
轉取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闕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

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靈帝時為尚書

桓温奇骨

鄧艾大志

晉書桓温字元子譙國龍元人年未暮温嶠見之曰此兒有
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父尋以嶠所賞故名
之曰温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温豪爽有風槩姿貌甚
偉面有七星少與劉惔善惔嘗曰温眼如紫石稜髮作蠟毛
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終
太司馬南郡公
魏志鄧艾字士載義陽
棘陽人少家貧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
多笑焉後為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為減賦資使艾行陳項
以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
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
指後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眾汎舟而下達于江淮

資食有儲而無水害之所建也累遷征西將軍征蜀大破之
劉禪降以勳進大尉鍾會忌其威名構成其事遂見害

楊脩捷對

羅友默記

後漢楊脩字德祖大尉震玄孫好學有後才為丞相曹操主
簿操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操出
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
得棄之則如何可惜公歸計決矣操於此迴師脩之幾決多
有此類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為答記勅守舍兒若
有令出依此通之既而果然操怪其速廉之知狀忘脩後因
事殺之語林曰脩至江南讀曹娥碑皆有八字曰黃絹幼
婦外孫壘白操不解問脩曰鄉知否脩曰知之操曰且勿言
待朕思之行三十里乃得之令脩解脩曰黃絹色絲色絲絕
字幼婦少女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女子好字壘白受辛受辛

此八字後
曹娥
後漢曰

辭字操曰一如朕意俗云有智無智校三十里

世說云羅友少時多謂之癡常同人柯欲乞食了無作容為
入強記從桓宣武伐蜀按行蜀城道陌果木皆默記之後宣
武集蜀道事亦有遺忘皆名列之坐者歎伏

杜康造酒

蒼頡制字

魏武帝樂府短歌行曰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
杜康注謂杜康古之造酒者呂氏春秋曰狄儀造酒
淮南子曰昔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許慎曰蒼頡始視
鳥跡之文造書契則詐偽萌生去本趨末弃耕作之業務錐
刃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文書所劫故夜哭也
舊云龍潛藏未詳所出

樗里智囊

邊韶經笥

同學又

任部
戰國人

史記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疾室在昭王廟西渭南陰鄉
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秦武王立
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疾卒葬渭南章臺東曰後百歲
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
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後漢邊韶字孝先陳留後儀人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部
口辨曾書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
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
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辭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
典記嘲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桓帝時拜大中大夫著作東觀
漢記

滕公佳城

王果石崖

西京雜記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踴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
滕公使士卒掘馬所跑地入二尺計得石槨滕公以燭照之

東都門

有銘焉乃以水洗寫其文文字皆古異左右莫能知以問叔
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
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乎死
遂葬焉滕公即前漢夏侯嬰官至太僕初為滕公奉車故號
滕公神怪志將軍王果為益州太守路經二峽船中望見江
崖石壁千丈有物懸在半崖似棺椁問舊行人皆云已久果
令人懸崖就視乃一棺也骸骨存焉有石誌云二百年後水
漂我欲及長江垂欲墮欲墮不墮遇王果果見銘愴然曰數
百年前知我名如何舍去因留為營歛瘞理設祭而去

買妻耻醮

澤室犯齋

前漢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家產常艾薪樵
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羞之求去買
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

東都門

六

報女功妻悲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矣何能富貴買臣即
聽去後數歲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待詔
公車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武帝說
之拜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久之拜會稽太守上謂曰富貴
不歸故鄉如衣綉夜行今予何如買臣頓首謝入吳界見其
故妻妻夫治道買臣呼命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
給食之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
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後漢周澤字稚都北海安

丘人顯宗時為司徒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後為太
常清整修行盡敬宗庶嘗卧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關問
所苦澤大怒以妻犯齋禁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
激時人為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
百五十九日齋後數為二老五更漢官儀於齋下云一
日不齋醉如泥

馬后大練

孟光荆釵

後漢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年十歲幹理家事同成
人嘗久疾大夫夫人今茲茲者曰此女雖久疾後當大貴兆不
可言後又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必為此女稱臣
後選入宮顯宗即位以為貴人時賈氏生肅宗帝命令養之
謂女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子不至耳后盡心撫育過於
所生肅宗亦孝性淳篤恩情天至母子慈愛無纖介之間有
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
其人也遂立為皇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經好讀
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裾不加緣
後漢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
力舉石曰擇對至年二十父母問其故曰得賢如梁伯鸞者
鴻聞而媿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請罪鴻

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乃衣綺縞傳粉墨豈
所願哉妻曰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
前鴻大喜曰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孟光乃其八

顏叔秉燭

宋弘不諧

毛公詩傳曰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人嫠婦又獨處于室
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
且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
若魯人然魯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人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
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曰吾聞之
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
何不若柳下惠然嫠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亂男子曰柳下
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
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

兆長安人光武即位為大司空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
共論朝臣徐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

九族歌
高祖 曾祖 祖父 父 己 子孫 彥 曹
「子孫」
「己」
「父」
「祖父」
「曾祖」
「高祖」
「九族歌」

諺言貴易交富
穠之妻不下堂
族家無資產以
及為公卿者

况金穴

前漢鄧通蜀郡南安人以濯船為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
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冠帶後穿覺而之漸臺
以夢中陰目求見通夜後穿夢中所見也召見問其姓名帝
悅尊幸之賞賜鉅萬以千數官至上大夫然無他伎能不能
有所薦達獨謹身媚上而已上使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
曰能富通在我於是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

日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乃衣綺縞傳粉墨豈
所願哉妻曰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
前鴻大喜曰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孟光乃共入

顏叔秉燭

宋弘不諧

毛公詩傳曰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人嫠婦又獨處于室
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
且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
若魯人然魯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人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
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曰吾聞之
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
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亂男子曰柳下
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
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

毛長

兆長安人光武即位為大司空時帝姊胡陽公主新寡帝與
共論朝臣徐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
且圖之後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
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友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
清行致稱所推進賢士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為公卿者

鄧通銅山

郭况金穴

前漢鄧通蜀郡南安人以濯船為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
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冠帶後穿覺而之漸臺
以夢中陰目求見通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見問其姓名帝
悅尊幸之賞賜鉅萬以千數官至上大夫然無他伎能不能
有所薦達獨謹身媚上而已上使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
曰能富通在我於是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十宗聖信出中池

十山木中家金

下其富如此上嘗病癰通為上嗽叱之上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通曰宜莫若太子及太子入問疾上使齧太子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齧之太子慙是時心恨通康帝立通充家居人告通盜出徽外鑄錢下吏驗問盡沒人之竟寄死人后弟帝善况小心謹慎年始十六拜黃門侍郎以后弟貴重賓客輻湊况謙恭下士頗得聲譽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諸侯親家飲燕賞賜金錢繡帛豐盛莫比京師號况家為金穴顯宗即位數受賞賜恩禮俱渥終特進

秦彭攀轅

後漢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相襲為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為潁川太守仍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

侯霸卧轍

集其郡境肅宗幸潁川轅賞賜錢穀恩寵甚異東觀漢記曰彭去在老幼攀轅號泣君房河南密人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王莽未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及莽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昔年光武時為大司徒

淳于炙輠

彦國吐屑

史記淳于髡齊人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嬰之為人然而承意觀色為務見梁惠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遂以安車駕馭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齊人頌曰談天術彫龍炙穀過髡劉向別錄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髡智不盡如炙輠也衍輠謂一驢

鎰

軍敗
北平
光武
三輔

三輔
馮翊
京兆
京北

東坡文卷

德(七)上(七)

格

川

晉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少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
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更敦俱為大尉王衍所昵號曰四
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錦木屑霏霏不絕誠為
後進領袖也元帝時為湘州刺史焉

大真王臺

武子金埒

晉書溫嶠字太真太原析人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
以孝弟稱於郡族成帝時為驃騎將軍始安郡公世說曰嶠
喪婦從姑劉氏家經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惠姑屬公覓
婚公自有婚意答曰佳婿難得但如嶠如何姑云喪敗之餘
乞粗存活便是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也後數日公報姑云
已得婿處門地墻身盡不減嶠因下王鏡臺一枚姑大喜既
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王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也

一邪一族

晉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
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俊茂伎藝過人和嶠妻
褚齊名尚常山公主起家拜中書郎遷待中坐免官乃移第
北芒山下性豪侈麗服王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埒
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

巫馬戴星

亦賤彈琴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
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
期間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在
人者故逸

郝廣留錢

雷義送金

風俗通郝子廣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

亦九

四

飯留錢席下而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
後漢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初為郡功曹擢舉善人不伐
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不受金主伺義不
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葺埋屋宇乃得之金主已死無所復
還乃以付縣曹後拜待御史除南頓令

逢萌挂冠

胡昭投簪

後漢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
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
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乃
首戴尾盆哭於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後光武徵不起
魏志胡昭字孔明潁川人養志不仕始避地冀州辭表紹之
命道還鄉里太祖為相頗加禮辟昭往應命自陳一介野生
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免卒雅

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聞
里敬愛之建安末民孫狼等叛亂自相約言胡居士賢者一
不得犯其部落二川賴昭咸無怵後公車特徵會幸擊虜
作昭贊曰投簪卷帶韜聲匿跡

王喬雙鳧

華佗五禽

後漢王喬河東人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詣臺朝
顯宗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
有雙鳧自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鳧焉後
天下王棺於堂前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
蓋便立覆葬於城東百姓為立廟號業君祠
後漢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
歲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針灸不
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

戸 櫃
口 戸ノ
口 戸ノ
口 戸ノ
口 戸ノ

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刺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
 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瘡愈一月間平
 復為人性惡且耻以醫見業曹操累書呼之數期不及竟殺
 之廣陵吳普從化學化謂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
 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終不朽
 也古之仙者為道引之事能經鳩顧引挽要體動諸關節以
 求難老吾有二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
 後五曰鳥亦除疾兼利蹠足以當道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
 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
 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

程邈隸書

史籀大篆

前漢藝文志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
 中古文異體文曰秦時始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趣省易

施之於徒隸也

晉衛恒善草隸書為字勢曰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
 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或曰秦時下士人程
 邈為衙獄吏得罪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
 多者損滅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為
 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
 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
 七曰父書八曰隸書恒字巨山為黃門郎與父權同遇害

王承魚盜

丙吉牛喘

晉書王承字安期汝南內史湛之子為東海太守政尚清靜
 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網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
 衆共之池魚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
 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密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

安再執上云
者田カハス
1 漢公或入
世 華 國子スル

史記卷之...

史記卷之...

史記卷之... 史記卷之...

到之世年
國之天子
十七則假人
アニ、云

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渡江為元帝鎮東府從事
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眾咸親愛名臣王
導衛玠周顛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為中興第一
前漢丙吉字少卿魯國人宣帝時為丞相嘗出逢清道羣鬪
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
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
譏吉吉曰民間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猶逐捕歲
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
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
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
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初吉為廷尉監治巫蠱郡邸獄時宣
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哀其無辜擇謹厚女
徒令保養之武帝疾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遣使殺獄繫
者內謂者令到獄吉閉門拒之乃劾奏吉上寤因赦天下郡

邱獄賴吉得生恩及四海曾孫病吉親遇甚有恩惠為人深
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後上聞知吉有舊恩
不言大賢之制詔封博陽侯

賈琮褰帷

郭賀露冕

後漢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靈帝時為冀州刺史舊典傳
車駟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外車言曰刺史當遠
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
之百城聞風竦震其餘賊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初交趾屯兵
反有司舉琮為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民不
聊生故相聚為盜賊琮即告示使各安其資業招撫荒散羈
復徭役百姓以安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友今見清乎更不
敢飯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
後漢郭賀字
喬鄉維陽人建武中為尚書令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荊州

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鄉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拜河南尹以清靜稱

馮媛當熊

前漢元帝馮昭儀左將軍奉世女平帝祖母也拜婕妤內寵與傅昭儀等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使仔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上嗟嘆倍敬重焉

班女辭輦

前漢成帝班婕妤侍從上幸甘泉宮欲同輦載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各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

后

姬今有班婕妤後趙飛燕譎告許皇后與使仔挾媚道祝詛後宮言及主上考問使仔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閱之贈黃金百斤

王充閱市

董生下帷

後漢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仕郡為功曹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吊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辟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肅宗詔公車徵不行

前漢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帝特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

對策 丁亥 上 江都君

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時舉賢良對策
為江都相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正王敬重
焉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求雨閉諸陽縱
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得所欲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布
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乃言之於上使
相膠西王王亦帝兄尤縱恣聞仲舒大儒善待之凡相兩國
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
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
其對皆有明法自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降儒及仲舒對冊推
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其發之
以壽終家徙茂陵子及孫皆至大官

平叔傳粉

魏志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尚金鄉公主為吏部尚書附馬

弘治凝脂

魏志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尚金鄉公主為吏部尚書附馬

鄒尉世說曰平叔羨姿面至白文帝疑其傅粉夏月令食湯
餅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也

晉杜乂字弘治成恭皇后父也性純和羨姿容有盛名於江
左王羲之目之唐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
衛玠神清杜乂形清仕為丹陽丞

楊寶黃雀

續齊諧記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鳴臬所
搏墜於樹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

毛寶白龜

續齊諧記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鳴臬所
搏墜於樹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

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
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極寶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
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寶哀平世隱居教授王莽徵
之遂逃道光武高其節公車特徵不到子震安帝時為太尉
震子秉桓帝時為太尉秉子賜靈帝時為太尉賜子彪獻帝

白環 王臨之

西王 易王

詩言故

卷之三

二五

卷之三

二五

時為太尉。魏文帝時復為太尉。震至。魏四世太尉德業相繼。晉毛寶字碩直。樂陽武人。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與西陽太守樊峻以萬人守邾城。石虎遣二萬騎攻之。城陷。寶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刃。自投於水中。如覺見。隨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

宿瘤採桑

漆室憂葵

古列女傳齊閔王之右頸有大瘤。號曰宿瘤。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問曰。寡人出遊。百姓無少長皆來觀汝。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一。予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

韓魏趙
二三四同

女曰。父母在內。使妾不受教。而隨王。是奔女也。王安用之。王大慙。遣歸。使使者奉禮加金百鎰。往聘。贈之。父母驚惶。欲洗浴。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變容更服。不見識也。於是如故。隨使者至。閔王以為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宿瘤有加焉。及死。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紱於外。古列女傳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鄰婦曰。何嘯之悲乎。欲嫁耶。女曰。吾豈為不嫁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幼也。鄰婦笑曰。此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女曰。不然。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如三百步。夫魯國有患。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眾庶。婦人獨安所逃乎。居三年。魯果內亂。齊楚攻之。連有寇。男子戰鬪。婦人

蒙求卷中

五

此一連ハ名
角ハワ
ヨリヨ
河潤
九里
漸如
三
百
步
霖水
長而
出左

ト改
カム
三トホ
一用
サ
シ
ナ
コ
リ
ト
王

石虎字
後朝石季
石人子
ハ又毛寶
樊峻
カセハ邾城
即邾也
三八樊後ト
毛寶字碩直
江中一ヨリ

ツ
ス
ツ
噴

轉輸不得息

韋賢滿筐

前漢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宣帝時為丞相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加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少子玄成字翁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筐不如教子一經玄成相元帝十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而文采過之

夏侯拾芥

前漢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為人質朴守正簡易亡威儀宣帝時遷太子少傅受詔撰尚書論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初勝授太后尚書故賜錢二百萬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阮簡曠達

舊注引竹林七賢論曰阮簡曠之從子亦以曠達因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後儀令令為他賓設黍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二十年

袁耽俊邁

晉袁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少有才氣倜儻不羈為士類所稱植溫少時游于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報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誠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表彥道也遂就局俄頃十萬一賭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操布帽擲地曰竟識表彥道不其通脫如此仕為從事中郎

蘇武持節

前漢蘇武字子卿杜陵人武帝時以中郎將持節使匈奴

鄭衆不拜

鄭衆不拜

于欲降之，廼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月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昭帝立，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教漢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在某澤中。由是得還。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至宣帝時，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年八十餘卒，後圖畫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

後漢鄭眾字仲師，南河開封人，精力於學，知名於世。永平初，以明經給事中。八年，遣眾持節使匈奴，眾至北庭，虜欲令拜眾不為屈，眾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後復遣眾，眾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

檀裘獨拜，帝不聽。眾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詔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眾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眾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復召為軍司馬，終大司農。

郭巨將坑

董永自賣

舊注引孝子傳云：後漢郭巨家貧，養老母，妻生一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給，共汝埋之，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一尺餘，忽見黃金一釜，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舊注云：漢董永少失母，養父家貧，傭力至農月，以水車推父置田頭陰樹下而營農，作父死，就主人貸錢一萬，約賣身為奴。遂得錢葬父，還於路，忽遇婦人，姿容端美，求為永妻。永與俱詣主人，令求妻，織縑三百匹，放汝夫妻，乃織一月而畢。主人怪其速，其遂放之，相隨至舊，相遇處，辭永曰：我天之織女。

也緣君至孝天帝令助君儻情言訖凌空而去

仲連蹈海

范蠡泛湖

史記魯仲連齊人好奇偉儻之畫策不肯仕官游於趙會秦圍邯鄲而魏將新垣衍欲令趙尊秦昭王為帝仲連乃見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請為紹介見衍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今觀先生之王貌非有求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眾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為帝則連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為之民也於是衍不敢復言帝秦平原君欲封之遂辭去終身不復見

患難與處安乃裝其輕寶珠玉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適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隱耕于海畔父子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嘆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利通可以致富自謂陶朱公居無何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老死于陶

文寶緝柳

温舒截蒲

楚國先賢傳孫文寶到洛陽在太學左右得一小屋安止母然後入學編楊柳為簡以寫經

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宣帝時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

伯道無兒

嵇紹不孤

晉書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為河東太守沒于石勒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縊度不能兩全乃謂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弃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弃之朝弃而暮及明日繫之於樹而去至江東仕為尚書右僕射攸弃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依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幸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晉書紹字延祖父康與山濤

善臨誅謂紹曰申源在汝不孤矣後濤薦為秘書丞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

漢

羣羨顧亦深器之每日使延祖為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累遷侍中及惠帝蒙塵馳詣行在所王師敗績百官及侍衛散遺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帝深哀嘆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舊侍中血勿去元帝表贈大尉謚曰忠穆祠大牢

綠珠墜樓

文君當壚

晉書石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拜衛尉有妓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笛中書令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遂矯詔收之崇正宴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致死於君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詣東

市嘆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吞遂被害
前漢卓文君蜀郡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新寡好音司馬相如與客至其家酒酣鼓琴而以琴心挑之相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王孫大怒文君又之不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爲生乃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令文君當壚相如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王孫耻之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王孫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武帝帝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召問以爲郎

伊尹負鼎

甯戚扣角

史記伊尹欲于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
五齊略記齊桓公夜出近舍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褌短布單衣適至爵從昏飲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且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爲大夫

趙壹坎壇

顏驕蹇剝

後漢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望之甚偉特不倨傲爲鄉黨所擯乃作解擯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乃貽書謝恩爲窮鳥賦後舉郡上計到京師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壹獨長揖逢異之令左右讓之對曰

寒剝
易經
剝經
右四經
表聖

不吾與而地
1251

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下堂執手延置
上坐河南尹羊陟與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
風采後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初逢使善相者相
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

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舍見一老郎鬚眉皓白問何時為之
對曰臣姓顏名駟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
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樂不遇也上感其
言擢為會稽都尉一本作景帝好美臣貌醜

龔遂勸農

文翁興學

前漢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以明經為官宣帝時渤海
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以遂
為渤海太守年七十餘遂至界移書勸屬縣民罷逐捕盜賊
吏諸持鋤鉤田望望息為良民吏毋得間持兵者迺為盜賊

次置賊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
收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米枝不田作迺躬率以儉約勸民
務農桑民有帶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吏民皆富
獄訟止息後徵遂議曹王生素嗜酒亡節度從至京師會遂
引入宮王生日太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主之德
非小臣之力遂受其言以對上說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
稱之對曰臣非知此乃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老不任公卿
拜水衡都尉王生為丞以褒顯遂云

前漢文翁盧江舒人少好學通春秋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
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
敏有材者親自飾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
還歸為右職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
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
為孝悌力田每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

2137

7515010

傳教令出入閨閣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
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武帝乃
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自文翁始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
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晏御揚揚

五鹿嶽嶽

史記晏平中嬰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闕其夫其夫
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其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
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妾
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入僕御
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
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其妻為命婦
前漢五鹿充宗字君孟時為少府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
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徵考其異同今充宗與諸易家論充

宋乘言辯口諸儒莫能與抗者稱疾不敢會有薦朱雲者
召入攝衣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柱五鹿君諸
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遂為博士

蕭朱結綬

王貢彈冠

前漢蕭育字次君東海蘭陵人哀帝時為光祿大夫執金吾
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
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薦達也
前漢王吉字子陽琅邪阜康人少好學明經宣帝時為諫大
夫與同郡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
也禹字少翁以明經察行著聞仕至御史大夫

龐統展驥

仇覽棲鸞

蜀志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司馬徽有知

相

蒙亦應

三十一

初下子死

ラテ入

入鑿榘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東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其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於亮遂並為軍師中郎將

後漢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為蒲亭長勸人主業農畢乞令子弟就學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甲桑販郵窮寡暮年大化初到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入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臬喃所生壽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入署為主簿謂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以奉資勉入太學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

諸葛顧廬

韓信升壇

蜀志諸葛亮相先主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才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自是事無巨細皆決於亮嘗上疏其略曰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後常以木牛流馬運糧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卒平軍年五十四謚忠武侯亮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陳圖咸得其要云前漢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後屬項羽為郎中數以策干王且弗用亡歸漢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

奇數與蕭何語何奇之信度上不用即亡何追之居一二日
末謂上罵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
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主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
於是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拜為大將諸軍皆驚後封楚王
都下破謀反赦為淮陰侯卒為呂后所斬

王衷柏慘

閔損衣單

晉書王衷字偉元城陽營陰人少立操尚博學多能其父儀
為文帝司馬見殺衷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
也隱居教授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
落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霜輒到墓曰衷在此及讀
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
廢業我之編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
聽舊本哀作喪非

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損至孝不怠母疾惡之所生子以綿
絮衣之損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鞍父責之損
不自理父察知之欲遣後母損泣啟父曰母在二子寒母去
二子單父善之而止母亦悔改待二子平均遂成慈母

蒙恬製筆

蔡倫造紙

初學記云博物志蒙恬造筆又尚書中侯玄龜負圖出周公
授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此則秦之前已有筆矣蓋
諸國或未之名而秦獨得其名恬更為之損益耳故說文曰
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也舊注引博物
志云蒙恬為秦將製筆自此始今本無之
後漢宦者蔡倫字敬仲和帝時轉中常侍加尚方令監作秘
劍及諸器械莫不精正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
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

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奏上之帝善其能自
是莫不從用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九五 孔伋緼袍

說苑日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裏二旬九食甲子方聞之使入
遺孤白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如弃
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
之妄與不如遺弃物於溝壑後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
不敢當

九六 采遵布被

後漢采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少
好經書家富給而恭儉從光武平河北拜征虜將軍遵為人
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絺布
被夫人裳不加綵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尤甚車駕素服臨
之喪禮成親祠以大牢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
其後會朝帝每嘆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乎其見思如此

九七 周公握髮

史記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戒
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
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
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九八 蔡邕倒屣

後漢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少博學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
音律閉居翫古不交當世後為中郎將獻帝西遷王粲徙長
安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
盈坐聞蔡在門倒屣迎之蔡至年既幼弱容壯短小一坐盡
驚邕曰此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
與之蔡曾祖龔祖暢皆為三公

九十九 王敦傾室

百 紀瞻出妓

晉書王敦字處仲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
馬都尉明帝初移鎮姑熟自領揚州牧謀逆病死割棺戮尸
初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
煎粉沉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
故著新意色無作羣婢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
爲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
人並放之時人嘆異

與周顛及諸朝士詣尚書紀瞻家觀妓瞻有愛妾能作新聲
顛問答之顏無怵色有司奏顛耽荒詔原之今本無載

暴勝持斧

張綱埋輪

前漢暴勝之字公子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勝之爲直指使
省衣綈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誅郡國東至海以軍兵誅不從
命者威振州郡

後漢張綱字文紀攄爲武陽人少明經學辟爲御史時順帝
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
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漢安初遣八使徇行風
俗皆言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
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
奏大將軍梁冀等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竦時冀妹爲皇
后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言直不忍用終廣陵太守

靈運曲笠

林宗折巾

世說新語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曰鄉欲希心高遠
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南史謝
靈運晉車騎將軍玄之孫學博覽羣書文帝之美與顏延之
爲江左第一襲封康樂公世稱謝靈樂爲永嘉太守郡有名
山水素所愛好肆意遊遨族弟惠連十歲能屬文靈運嘗贊

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
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一常云此語有
神助非吾語也後為待中免官尋山陟嶺必造幽峻登躡常
著木屐起為臨川內史有逆志徙廣州弃市靈運詩書比身兼
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宋文帝稱爲一寶
後漢郭泰字林宗辟舉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容貌魁
偉褒衣博帶周游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兩巾一角墊時人
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如此或問范滂曰林宗
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不知其他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
不能傷及黨事起名士多被害惟林宗表閑得免閉門教授
弟子以千數及卒四方之士千餘人會葬同志者共刻石立
碑蔡邕為其文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勲德唯郭有
道無愧色耳其獎拔上人皆如所鑒

屈原澤畔

漁父江濱

史記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為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
嫻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
因讒之王怒而疏平後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平曰秦虎狼之
國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死於秦長子頃襄王
立以子蘭為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原於王王怒而遷之
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問曰子
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
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
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
糟而啜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原曰吾聞之新
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
者乎寧赴湘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文安能以皓皓之白而

屈原賦
自同白

卷之五

三

九

百五

百六

古今德有 類同

蒙世之塵埃乎乃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後百餘年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吊之

魏勃掃門

潘岳望塵

前漢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因特令聞者而問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為掃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晉潘岳為黃門侍郎性輕躁越世利與衛尉石崇等誦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謐與之親善號二十四友岳為其首謐構愆懷太子之文及晉書限斷皆岳之辭也初岳為琅邪內史孫秀為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為人數持厚之秀常鄙念及趙王倫輔政秀為中書令遂誣岳及石崇謀為亂同被誅謐韓壽子賈充婦郭槐養為己子時賈石潘唐謐子預國事權侔入主

東房推律

翼奉觀性

前漢東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壽曰得我道以亡身者東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鐘律知音聲孝元時以孝廉為郎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出為魏郡太守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乃上封事言災異既而顯告房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誰誤諸侯王遂弃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前漢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明經術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即位徵之奉上封事曰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於是有辰時客主邪正之語其略曰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觀性以曆觀情以律明主所宜獨用官至諫大夫

甘寧奢侈

陸凱貴盛

吳志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仕孫權以功拜折衝將軍吳書曰寧輕俠殺入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共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綉幃帳以珠玉為飾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弃以示奢也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臨江飲馬權率眾應之使寧為前部督勅使夜入魏軍寧選律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踰壘入營斬數十級北軍驚駭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

吳志陸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孫皓時為丞相世說曰皓問凱鄉一宗在朝有幾人答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凱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也

于木富義

於陵辭聘

淮南子曰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其僕曰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于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寡人敢勿軾乎于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于木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易寡人弗為

古列女傳楚王問於陵子終賢欲以為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之子終入謂妻曰王欲以我為相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為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遂相與逃而為入灌園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

中隱家下駟 八野

人信重 物車

呼 呼後

中居

齊人辭母兄將妻適楚居於陵自號於陵仲子

元凱傳癖

伯英草聖

晉書杜預字元凱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文撰女記讀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華廙賞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說而無所發明何但在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歛預嘗稱濟有馬癖嶠有財癖武帝聞之謂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終司隸校尉位特進贈征南大將軍初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一碑記其勲績一沉黃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公台子後漢張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善草書衛恒曰章帝時齊相

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伯英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草心不暇草書守紙不見遺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

馮異大樹

千秋小車

後漢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以郡掾守父城光武為司隸道經父城即開門迎光武署為主簿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至饒陽無葦亭天寒眾飢疲異上豆粥明且光武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入道傍舍燎衣異進麥飯菟肩因渡滹沱河還拜偏將軍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

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
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
之後封陽夏侯拜征西大將軍賜珍寶衣服錢帛詔曰舍卒
無婁亭豆粥薄沱河麥飯厚意又不報異誓首謝衛皇天
前漢車千秋本姓田氏為高寢郎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讚敗
久之武帝頗知子免千秋上急變詔曰子弄父兵罪當答
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
上大感寤召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魁帝見而說
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
公教我公當為吾輔佐立拜大鴻臚數月為丞相封富民侯
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
宰相封侯世未嘗有初十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官
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漂母進食

孫鍾設瓜

前漢韓信家貧嘗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迺晨炊
薦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
之飯信數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
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眾厚信曰能死
刺我不能出跨下信孰視俛出跨下一市皆笑以為怯及信
為楚王召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為德不
意召厚已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厚我時
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幽冥錄孫鍾少時家
貧種瓜瓜熟有三人來乞瓜鍾引入庵中設瓜及飯飯訖謂
鍾曰蒙君厚惠今示子葬地欲得世世封侯為欲數代天子
又曰我司命也君下山百步勿及顧鍾下六十來步回看並
為白鶴飛去鍾遂於此葬母家上有氣屬天鍾後生堅堅生

休

權權生亮及體權孫和生皓為晉所滅降為歸命侯

壺公謫天

薊訓歷家

後漢汝南費長房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且日復詣翁翁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當去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鄉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上視器如一芥許一人終日飲不盡

神仙傳薊子訓齊人舉孝廢除郎中又為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在鄉里常以信讓與人二百餘年顏色不老曾求抱鄰舍嬰兒誤墮地死兒家素尊子訓

即埋之二十餘日子訓自外來抱兒還之家恐是鬼子訓既去掘視所埋但泥而已又諸老人髮白者子訓與對坐共語宿昔皆還黑京師貴人莫不虛心欲見爭請子訓比居大學諸生為請子訓子訓曰吾某月日當往到期子訓以食時發日中到未半日行千餘里乃見書生問誰欲見我卿盡語之吾日中當往到日中子訓果往十二處諸貴人喜自謂先詣之明日相參問各言子訓衣服顏色如一而所論說隨主人所語不同遠近驚異子訓去乘青驪出東門陌上徐徐行諸貴人走馬逐不能及行半日而相去常一里許乃止

劉玄刮席

晉惠聞蟻

後漢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王莽末平林陳牧等聚眾號平林兵聖公往從之及破莽軍號聖公為更始將軍眾雖多無所統一遂共立更始為天子更始即帝位南面朝羣臣素懦

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初入都宛城時漢兵誅王莽傳首詣宛懸於市遂北都洛陽後遷長安初莽敗惟未央宮被焚餘宮館無所毀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誅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怩首刮席不敢視后赤眉賊入關見殺

晉惠帝初為太子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使決尚書事不能對賈妃遺左右代對遂安及居大位政出羣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

伊籍一拜

酈生長揖

蜀志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先主以為左將軍從事中郎遣使

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機捷類如此權甚異之

前漢酈食其陳留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為里監門縣中賢豪不敢役謂之狂生沛公略地至高陽召食其入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食其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舉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上坐謝之既下陳留魏為廣野君韓信東擊齊又使食其說齊王田廣罷歷下兵憑軾下齊七十餘城及信兵至廣以為食其賣已迺烹之

馬安四至

應璩三入

前漢司馬安汲黯姊子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官四至九卿終河南太守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文章叙錄應璩字休連汝南人博學好屬文魏文明帝世歷散

騎常侍齊王即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百一詩以諷焉。其略曰：前者隨官去，有人適我聞。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問我何功德，二入承明廬。其言雖頗諧，合多切世要，世共傳之。

郭解借交

朱家脫急

前漢郭解字翁伯，河內軹人。靜悍不飲酒，少時成陰賊，感槩不快，意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臧命作姦，剽攻不休劫及。鑄錢掘冢，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後坐客殺人，解實不知。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當大逆無道，遂族解。前漢朱家魯人，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諾所當施，惟恐見之。振入不贍，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

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輜車，專拯人之急，甚於己私。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

虞延刻期

盛吉垂泣

後漢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匹練，遂上舛天，占者以為吉。及長，長八尺二寸，妻帶十圍，力能扛鼎，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打禦鈔盜，賴其全者甚眾。建武初，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歸家，並感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率掾官屬殯于門外。百姓感悅，永平中為三公。

君達拜廷尉，性多仁惠，務在哀矜。每冬，自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青筆，相向垂泣。謝承后漢書，盛吉為廷尉，每至冬節，罪囚當斬，妻夜執燭，盛吉持丹青筆，夫妻相對垂泣，決罪。

豫讓吞炭

鉏麴觸槐

史記豫讓晉人嘗事范中行氏去而事智伯智伯尊寵之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三分其地襄子怨智伯漆其頭為飲器讓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容我必為智伯報讎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搜之則豫讓也襄子義而釋之又漆身為癩吞炭為亞使形狀不可知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豫讓問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報讎而反臣智伯智伯已死獨何報讎之深對曰臣事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曰寡人赦子亦足矣子自為計讓曰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襄子持衣與之乃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

左氏傳曰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於堂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冀諸君婦人戴過朝備為正鄭驟諫公患之使鉏麴賊之晨往寢門闢矣成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麴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弄君之命不信有二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阮孚蠟屐

祖約好財

晉書阮孚字遙集始平太守咸之子元帝以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轉從事中郎終日酣縱常為有司所按遣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為所司彈劾帝宥之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請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籠以着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其蠟屐因自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終廣州刺史約字士少豫州刺史

逃之子蘇峻テカ尅京師トキ矯詔ニシテ以為待中トシテ為石勒所殺ス

百九七

初平起石

左慈擲杯

神仙傳里初平丹谿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索之不得見後在市有道士善卜乃就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是卿弟非邪初起即隨道士尋見兄弟悲喜問羊何在初平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了不見羊但見白石無數還曰無羊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見便乃俱往初平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初起曰我弟得神通如此吾可學否初平曰唯好道便得初起便拜妻兒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千日能坐在立亡日中無影有童子之色後還鄉諸親死亡略盡乃去以方教授南伯逢易姓為赤初起改為曹班初平改為赤松子其後傳服此藥得仙者數十人

入

神仙傳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明五經兼通星氣

二六甲
工三
神

見漢祚將盡乃歎曰值此衰運官高者危才高者死當代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術尤明六甲能役鬼神坐致行廚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九丹金液經能變萬端曹操聞而召之閉一室中斷穀食日與二升水暮年出之顏色如故操欲學道左慈曰學道當清淨無為操怒謀殺之為設酒慈乞分杯飲酒時天寒温酒尚未熱慈拔簪以畫杯酒即中斷分為兩向慈飲其半送半與操操未即飲慈乞自飲飲畢以杯擲屋棟杯便懸著棟動搖似鳥飛之狀仰欲落不落一坐矚目視杯已失慈所在操嘗會賓顧衆曰珍羞俱備所少具江鱸魚耳慈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釣須臾引鱸出操曰一魚不周坐席慈更餌釣沉之復引出皆三尺餘操贈之恨無蜀薑慈曰易得操恐近取之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報公增一端語頃即得薑還使報命後返驗問增錦之狀若符契也

武陵桃源

劉阮天台

陶潛桃花源記云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忘路之遠
 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
 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得一山山有小口
 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入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使邀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中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為其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既出得其船便據向路處處誌之及郡請太守說太守即遣人隨往尋向所誌志迷不復得路

續齊諧記漢明帝永平中剡縣有剡農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迷失道路糧盡望山頭有桃共取食之如覺少健下山得澗水飲之並澡洗望見蔓菁菜葉從山復出次有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去人不遠因過水行一里又度一山山大溪見一女顏容絕妙世未有使喚劉阮姓名如有舊喜問郎等來何晚因邀還家戶館服飾精華東西各有床帳帷設七寶瓊瑤非世所有左右直悉青衣端正都無男子須臾下胡麻飯山羊脯甚美又設甘酒有數千客將三五桃至云來慶女誓各出樂器歌調作樂日向暮仙女各還去劉阮就所邀女家止宿行夫婦之道留十五日求還女曰來此皆是宿福所招得與仙女交接流俗何所樂遂往半年天氣和適當如三二月百鳥哀鳴悲思求歸甚切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如此更喚諸仙女共作歌吹送劉阮從此山東洞口去不遠至大道隨其言果得還家鄉並無相識鄉里怪異乃驗

得七代子孫傳聞上祖入山不出不知何在既無親屬栖泊無所却欲還家尋山路不獲至太康八年失二人所在

王儉墜車

褚淵落水

南史齊司徒褚淵字彥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落木僕射王儉驚跳下車謝超宗抵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彥回出水露濕狼籍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有地道焉地所不受投界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遯超宗曰不能賣表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儉字仲寶祖曇首父僧緝俱為侍中儉幼篤學舟揚尹表粲見之曰宰相之門括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器終當任人家國事仕至中書監寡嗜欲惟以經國為事少有宰相志賦詩云穆契正履夏仲呂翼商周舊本儉為常誤也淵年十餘時父有牛隨井營救喧擾淵下簾不視有門生盜其衣淵見謂

曰可密藏之無令人知門生慙而去宋明帝遷吏部尚書有入求官密袖一餽金出示之曰人無所知淵曰卿自應得官無復此物若見與必相啓此人懼收金而去後為尚書令歸心齊高帝帝立進位中書監世以名節譏之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表粲死不彥回生粲為司徒與尚書令劉彥餽貳於高帝死其事

李倫錦障

春申珠履

晉書布崇字李倫父苞位至司徒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為荊州刺史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費後拜衛尉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統綉理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抱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餽澳金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

屋以穢置用赤石脂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一尺許枝柯扶踈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以鐵如意擊碎愷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鄉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目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失

史記楚考烈王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是時

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多楚為璫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二千餘人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甄后出拜

劉楨平視

魏志文昭甄皇后漢太保甄邯後袁紹為中子熙納之熙出為幽州右留養姑及冀州平文帝納后於鄴魏略曰鄴城破紹妻及后共坐室堂上文帝入紹令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

伏楹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履令仰文帝就視其顏色非凡舞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取輿略曰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皆咸伏而劉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成死輸作

胡嬪爭擣

晉武傷指

晉書胡貴嬪名芳父奮家世將門為鎮軍大將軍武帝多簡良家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拜為貴嬪時帝多內寵平其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掖庭始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寢寢宮人乃取竹葉掃戶以鹽汁洒地而引帝車然芳蒙幸始有專房之寵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擣蒲爭笑遂傷土

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對曰此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有慙色考生武安公主也

布慶數馬

孔光温樹

前漢石奮趙人孝文時官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廼舉集其門九號奮為萬石君慶武帝時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然猶如此後為丞相前漢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經學尤明以高第為尚書轉僕射尚書令九典樞機十餘年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為章主之過以好忠直入臣大罪有所薦舉惟恐入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哀帝立拜丞相

及王莽權盛稱宰衡光固辭位木中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大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靈壽杖光九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

翟湯隱操

許詢勝具

晉書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廉潔不營世事耕而食求嘉禾冠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鄰賴之辟召不至子莊字祖休遵湯之操不交人物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何止去其一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釣豈我哉時以為知言晚節亦不復釣徵命不就子矯亦有高操屢有辭辟命矯子法賜孝武時以散騎郎徵不至世有隱行云舊注引世說云許詢字玄度好遊山澤而體便登陟時人曰許非徒有勝情有濟勝之具詢隱求與幽穴每致四方諸侯

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乃似爾耳許曰筐篋色首固當
輕於天下之寶今本無載

優旃滑稽

落下歷數

史記優旃秦倡侏儒善為笑言然公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
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旃哀之謂曰汝欲休乎我即呼女汝
應曰諾有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
益幸兩立我雖短無沾幸休居於是始皇使得米相代嘗欲
大苑囿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糜鹿觸之
足矣如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旃曰佳昔漆城蕩
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陰室二世笑而
止
前漢方士唐都分天部巴郡落下閔與焉都分
天部而閔運算轉歷其法以律起至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
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律分而終

爻象
易中卦
支

復二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鐘紀
元氣謂之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晉曰歷數則唐都落下閔

曼容自免

子平畢取女

前漢邴丹字曼容琅邪人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
自免去
後漢向長字子平河內
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
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讀易至損益卦歎曰吾已知富不
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
勅斷家事勿相關遂肆意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師曠清耳

離婁明目

呂氏春秋曰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師曠曰
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

者將知不調臣切為君耻之至師洵果知鐘之不調是師曠
欲善調鐘以為後之知音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百步
之外下水尺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難觀也

仲文照鏡

晉書殷仲文陳郡人轉尚書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
琨之徒壽若所輕者並皆比肩常快快不得志忽遷洛陽太
守意彌不平後謀反伏誅仲文常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
縊

臨江折軸

前漢臨江閔王榮景帝子立為太子廢為臨江王三歲坐侵
廟墻地為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
陵父老流涕切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
中尉郅都簿責訊王王恐自殺葬監田燕數萬喻
土置冢上百姓怜之

樂巴喫酒

偃師舞木

神仙傳樂巴蜀都人漢帝召為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頗
有醉色不飲而以酒望西南喫之有司奏巴大不敬詔問巴
巴對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為臣立席今日者老皆入
廟致饗是以來遲適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喫酒為兩以滅
火災詔原罪即遣使往驗其言答云正且失火食時有大雨
從東北來火乃息兩皆酒氣後一日大風天霧暗失巴所在
尋問之且日還成都與親戚別去而昇天矣巴字叔元見後
漢

人名偃師王問曰若有何能曰臣有所造願王觀之越日謂
見王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王視
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願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
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

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怒欲誅僮師僮師立割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

德潤傭書

君平賣卜

吳志闕澤字德潤乃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師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仕孫權為中書令侍中太子太傅每朝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前漢嚴遵字君平蜀郡人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入子言依於孝與入弟言依於順與入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莊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游學而已仕京師數為朝廷

在位賢者稱君平德年九十餘終

叔寶王潤

彥輔水清

晉書衛玠字叔寶五歲風神秀發祖父確曰此兒有異於衆顧吾年老不見其成長耳玠舅驃騎將軍王濟雋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宛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公冰清女壻王潤晉樂廣字彥輔年八歲夏侯玄見之謂其父曰廣神姿朗徹當為名士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衛瑾見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室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為識者歎美如此

衛后髮鬢

飛燕體輕

張衡西京賦曰衛后與於鬢髮飛燕龍於體輕衛后前漢孝武帝皇后也字子夫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初為平陽公主詭者武帝被霸上還過主既飲詭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強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後生男據遂立為皇后而男為太子遭巫蠱事起江充為姦太子與后共誅充太子敗亡后自殺

前漢飛燕孝成帝趙皇后也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遂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嘗微行出過主作樂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幸女弟復入俱為他侍貴傾後宮立為皇后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姊弟頗寵十餘年皆無子及帝暴崩民間歸罪昭儀昭儀自殺哀帝立尊后為皇太后帝崩見廢自殺西京雜記曰飛燕為皇后女弟在昭陽殿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昭儀不能及但弱

晉書劉伶字伯倫沛國人放情肆志常以細字宙齊萬物為

玄石沈酒

劉伶解醒

博物志曰昔劉玄石於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度歸至家當醉而家人不知以為死也權葬之酒家計千日滿酒乃憶玄石前日酤酒醉向醒耳往視之云玄石之死三年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晉書劉伶字伯倫沛國人放情肆志常以細字宙齊萬物為心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鋤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體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妻妻指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當祝鬼神自誓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嚼肉頽然後醉嘗醉與俗人相侔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曰雞肋不足以安

此下惡善相見

又古詩

尊奉其人笑而止伶未嘗厝意文翰著酒德頌一篇身為建威參軍太始初對策盛言無為之化時董皆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趙勝謝覺

楚莊絕纓

史記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二去相二復位家樓臨民家有覺者樂散行汲羨人居樓上見大笑之明日覺者至門請曰士之不遠千里而來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臣不幸有罷癯之病而君之後宮笑臣願得笑臣者頭脈笑應曰諾終不殺哉餘賓客稍引去者過半勝怪之客曰以君不殺笑覺者以為愛色而賤士即去耳勝乃斬笑者頭自造覺者門謝焉後乃復來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有引羨人之衣者羨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

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惟羣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盡權而罷後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勝人莊王怪問乃夜絕纓者顯報王也

惡來多力

飛廉善走

史記飛廉生惡來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惡來善毀讒諸侯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飛廉為紂石北方晏子春秋曰惡來手裂虎兕皇甫謐曰作石指於北方

趙孟疵面

田駢天口

舊注云晉趙孟字長舒為尚書令史善清談面有疵點時人曰諸事不決問疵面論時號曰天口駢言其口如天不可窮也

張憑理窟

晉書張憑字長宗吳都人有志氣為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劉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談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未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且遣之憑既還舡須臾惔遣傳教覓張孝廉舡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窣為理窟官至御史中丞

晉書裴頠字逸民司空秀之子弘雅有遠識博學執事必知名中丞周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兵縱橫一時之傑也樂廣嘗與頠清言欲言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為言談笑之林藪累遷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焉

裴頠談藪

仲宣獨步

子建八斗

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表而體弱進退不其重也歸太祖累拜侍中曹植與楊脩書曰今世作者可略而言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孔璋陳琳字偉長徐幹字公幹劉楨字德璉應瑒字也

魏志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柰何倩人時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文帝即位累封陳王舊注引謝靈運云天下才共有一石

子建獨得八斗自告及今同用一斗奇才博敏安有繼之

廣漢鈎距

弘羊心計

前漢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遷京兆尹威名流聞其發奸擿伏如神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為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尤善為鈎距以得事情鈎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聞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使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後上書告丞相魏相事失實宜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數罪吏民守關號泣者數萬人或願代死竟坐要斬百姓追思歌之至今前漢桑弘羊雒陽賈人子武帝時以心計用事年十三為侍中與大農丞東郭咸陽孔僅三人者言利事析秋毫拜御史

大夫昭帝時謀反伏誅

衛青拜幕

去病辭第

前漢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公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衛氏給事建章后拜車騎將軍擊匈奴以功封長平侯元朔中將二萬騎出高關追匈奴右賢王得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引兵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李廣傳注衛青征匈奴絕大漠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幕府

前漢霍去病大將軍衛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立去病以后姊子年十八為侍中從

大將軍征匈奴以功封冠軍侯票騎將軍后置大司馬位亦
病秩祿皆與青等去病為入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在嘗欲教
之異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為治第
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上益重愛之

鄴寄賣友

紀信詐帝

前漢鄴寄字况高陽人丞相商之子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
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周勃不得入乃使
入劫商令寄給祿祿信之與出游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
呂天下稱鄴寄賣友

前漢紀信為將軍項羽圍漢王滎陽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夜出女
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
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
騎出西門道羽見信問漢王安在信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

濟叔不癡

周兄無慧

晉書王湛字處冲少有識度龍顏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
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其父相獨異焉闔門守靜不交
當世冲素簡淡器量曠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嘗詣湛
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
看耳濟請言之因剖折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武帝
亦以湛為癡每見濟輒嘲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益
及是又問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
以下魏舒以上仕至汝南內史

左氏傳曰晉欒書中行偃使荀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
立之是為悼公周子有兄無慧不辨菽麥故不可立杜預
曰菽大豆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
謂白癡

百八九

虞卿擔簦

蘇章負笈

史記虞卿游說之士躡躡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

前漢蘇章字游鄉北海人去官不仕於王莽舊注曰章負笈追師不遠千里

南風擲孕

商受訥涉

晉惠帝賈皇后名南風父充位二公初武帝欲為太子取衛瓘女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顛荀勗並稱充女之美乃定誓南風妬忌多權詐太子畏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及墮地帝怒將廢之荀勗等救得不廢及立為皇后遂荒淫放恣專制天下威服內外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天下咸怨及太子廢趙王倫等因眾怒謀廢后后懼遂害太子以絕眾望倫乃率兵入宮廢之矯詔齎金屑酒賜死

書秦誓曰商王受訥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廣德從橋

君章拒獵

前漢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以魯詩教授御史大夫蕭望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為博士論石渠后拜御史大夫為入溫雅有醞藉及為三公直言諫爭元帝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光祿大夫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後乞骸骨賜安車駟

詩有
四
詩
漢詩
齊詩

馬黃金六十斤懸其安車傳子孫

後漢鄧暉字君章汝南平西人明天文歷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暉至長安上書莽大怒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暉據經識難即害之使近臣脅令自告狂病不覺所言暉乃瞋目罵曰所陳皆天之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道會赦出乃南道蒼梧建武中為上東城門侯帝嘗出獵夜還暉拒關不開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暉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萬民惟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侯為參封尉再遷長沙太守

應奉五行

安世三篋

後漢應奉字世叔汝南頓人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允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

無遺脫時人奇之官至司隸校尉謝承書曰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表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去后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問之

前漢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湯任為郎用善量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武帝幸河東嘗亡書二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帝其材擢為尚書令昭帝立為右將軍光祿勳封富平侯事武帝二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宣帝時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安世為公侯食邑萬戶身衣弋絺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織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霍光

新刊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中

